

白饭如霜 作品



纵法术通天，
物事神奇，
都有求不得，
所以最珍贵。

他是催眠师，窥看你的前世今生；他是换命师，能改变你的人生；她是魔女，以魔药试炼人心。

他们并非超级英雄，也不拯救世界，更没有复仇者联盟。

他们就在你身边，是同事、是邻居，是路人甲，也许正与你擦身而过！

白饭如霜全新爆笑暖心都市奇谈，曝光隐秘而伟大的非人族群。

门萨催眠师 ☒

胜域换命师 ☒

魔女 ☒

蜥蜴人时装设计师 ☐

魔药美容师 ☐

塞壬之缪斯心理咨询师 ☐

白饭如霜 作品



非人执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人执事 / 白饭如霜 著 .

—武汉 : 长江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492-3340-3

I. ①非… II. ①白…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9144 号

本书由白饭如霜委托天津漫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非人执事 / 白饭如霜 著

- | | |
|-------------|---|
| 出 版 |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 : 430010) |
| 出 品 | 漫娱文化
(湖北省武汉市积玉桥万达写字楼 11 号楼 19 层 邮政编码 : 430060) |
| 出 版 人 | 别道玉 |
| 选题策划 | 长江出版社青春动漫编辑室 |
| 市场发行 |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
| E - m a i l | cjpub@vip.sina.com |
| 责任编辑 | 李海振 |
| 装帧设计 | Yvonne |
| 印 刷 |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710mm × 1120mm 1 / 16 |
| 印 张 | 14.5 |
| 字 数 | 15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492-3340-3 |
| 定 价 | 25.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 : 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chapter one
催眠师

门萨：
要是什么事情为了钱就可以做的话，我就不用这样活着了。

- 01 愿缚
- 02 绝望的分身
- 03 伏命

chapter two
换命师

胜域：
提供一切所需。其实你负担不起……

- 01 飞跃疗养院
- 02 摩根的愿望

chapter three
魔女

一苇：
纵法术通天，什么神奇物事，前提也要真的有情才是。

- 01 时装设计师
- 02 美容师
- 03 心理咨询师

白饭如霜 作品



长江出版社
漫娱文化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致潜伏于三千世界中的非人：

你们劳作、缴税、身负异能却努力负起凡人的责任，这本书里所流传的故事，只不过是你们经历过的万一。

白饭如霜

chapter one
催眠师

门萨：
要是什么事情为了钱就可以做的话，我就不用这样活着了。

- 01 愿缚
- 02 绝望的分身
- 03 伏命

chapter two
换命师

胜域：
提供一切所需。其实你负担不起……

- 01 飞跃疗养院
- 02 摩根的愿望

chapter three
魔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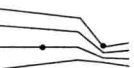
一苇：
纵法术通天，什么神奇物事，前提也要真的有情才是。

- 01 时装设计师
- 02 美容师
- 03 心理咨询师

Chapter 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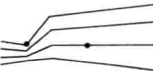
催眠师





门萨

要是什么事情为了钱就可以做的话，我就不用这样活着了。



01 愿缚

从窗户里，芥远远就可以看到安琪走过来。

总是在凌晨两点，总是在天色蓝如一个谜语的时刻。

她是三个街区外一家脱衣舞俱乐部的舞女，不算红，一直跳的是午夜之后的垃圾场。那时候客人都已经烂醉，或者准备转场玩下一轮，小费入账和当红的同事比起来，难免数目寒酸。唯一的好处是平安无事——人们准备付出的少，挑剔得也就少一点。

她总是走回来。除非下大雨，就搭一程出租车。

但是芥的记忆中这个城市很少下雨，几乎不存在湿润的感觉。

他只记得日子首先是金色，而后是蓝色，不断循环下去，简单灿烂，如一出喜剧的布景。落幕，是眼前这样，安琪走过来，终于站在门前拿钥匙，向窗户里的他一笑，说：“你不必夜夜这样等我。”

但他终究夜夜这样等，或者也因为除此之外无事可做。在过去的三年里，他几乎没有跨出家门一步。而本区治安如此之乱，就连邮差、巡警，以及卖保险的人，都很少前来探访。



安琪亦习惯了，进门后自言自语，无需应和。将鼓胀的大袋子放在地上，热辣的金色内衣从没拉严的拉链缝隙里探出来，她今天似乎特别疲惫，卸完妆后，脸色惨白，有一种奇异的不安正渗透出每个毛孔，滴答滴答滑到地上。她将睡衣裹得很紧。

“芥，我想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住吧。”坐下来，端一杯水，大口大口地喝，手不断颤抖，她重复了两次，对芥这样说。

后者靠在门边，没有回应，他阴郁的眼神在安琪身上游移，最后落在她的腹部。

那是线条相当优美、毫无赘肉的腹部，遮盖在睡衣的下面。喝进去两口水，突然一跃而起，冲到洗手间去，哇哇哇吐出来。芥跟过去，看到她吐出来的，真的只有清水，以及黏液。要不就是这一天她都没吃任何东西，要不……

“谁打了你？”

安琪弯腰喘气，听到芥的问话，瞪了他一眼：“什么？”

神色是严厉的，须臾又柔和下来。漱了口，走过去拥抱一下芥：“我没事，去睡吧。”

她絮絮叮嘱：“你不可以睡太晚，身体会吃不消的。要喝牛奶吗？不要？那么走吧，我看着你睡。”

在她温暖的怀抱里，芥想，为什么这么柔弱的一个女人，却拥有保护者的自觉，强烈到可笑的程度。

永远说“我看着你睡”，永远自己先行睡去。她太疲倦了，今日尤其，蜷伏在床上，在梦中似感受到剧痛一般，不断翻转，发出微弱的呻吟，猛然手臂挥舞挣扎，狂叫：“不要打我的脸，去死，去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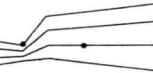
芥俯首，静静看着她熟睡，手指滑过她睡衣的前襟，在掀开的一角，他看到意料中的东西。

甜梦脱衣舞俱乐部在圣子街和劬兰街的交会处，门脸不大。凌晨四点，人客都散尽了，酒保约翰在吧台里收拾杯子，计算今天的营业额。

越算越皱眉头，酒是卖了不少，可打烂的杯子也不少。本来风平浪静到一点多，最后一场舞都跳完了，不知道怎么安琪会跟剩下的几个客人冲突起来。

那群客人戏弄安琪不是第一天了，往常都算是有分寸——至少对约翰来说，不叫他另外找人上班就足够有分寸了。

结果今天安琪竟然反抗——虽然那个酒瓶没有砸到任何人，但足够作为大肆报复



的借口了。一群大男人围殴安琪时，她发出惨烈的哀鸣：“不要打我的脸，不要打我的脸，求求你……”

杯子和酒瓶不断跌落到地上，好似伴奏乐的应和。

打得最开心的那个发出酣畅大笑。

市长的公子，什么都玩厌了，欺负弱者是唯一永远有吸引力的节目。

约翰耸耸肩，安琪明天不能再来上班了，要叫人推荐一两个新的舞女来才行。他放好最后一个杯子，准备下班。

按下电钮，大门关上，约翰伸了一个懒腰。

这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令他的懒腰定在某个角度，看上去像一只虾。

大门闭合的那缝隙中，忽然插进来一根手指。

那是电动门，可以把最硬的骨头压得粉碎，约翰几乎都听到了那个冒失鬼狂叫的声音。但是现实和想象总是有一点区别，那根手指安然无恙，轻轻弯曲，钩住了门，一拉，大门被强行打开。

在门外街道晕黄的路灯下，站着一个瘦弱的男子，不高，脸孔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倘若剔除诡异，几乎可以说是俊秀。他的手直直垂在身体两侧，身上穿着毫不起眼的蓝色上衣和灰色裤子，头发杂乱，周围浓重的阴影和午夜的空寂融合，仿佛鬼魅。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打量着甜梦俱乐部里的方方寸寸，眼光最后定格在约翰的身上。是在恶梦中看到的幽灵模样，看着你，或者也不是看着，穿过你的身体，投向不知名的远处。

约翰情不自禁打了个哆嗦，出于某种本能，他猛然扑回去，再次按下电动门开关。这一次大门顺利地关上，约翰抹了把冷汗，嘀咕着：“疯子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转身，就在这瞬间，身后传来一声巨响——那是整扇铁门轰然倒地的声音。

再一个瞬间过去，约翰被一股冰冷的力量轻轻拎起，放在吧台上，像一只被蒸好待吃的螃蟹般，瞠目结舌瞪着面前这个人轻轻地对他说：“嘘——”

这个一开始看到是三分像鬼、七分像人的男子，现在已经往像鬼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了不少，走路的样子、呼吸的方式、一举一动的姿态，都异常轻灵而诡异。他对甜梦俱乐部抱有莫大的兴趣，围绕着舞台一圈一圈巡视着，终于在某个地方停下，长久注视。然后他弯下腰，手指贴在地上。

约翰记得那就是安琪被殴打的地方，因为相当阴暗，血迹的清扫不算特别彻底。

那怪人很快把手拿开，对约翰微微一笑，说：“谢谢。”

这大概是一生当中，任何一个平凡的早上。

在睡醒以前，芥已经感觉瑟缩。身体的一侧是暖的，象征生命在挣扎，而另一侧是冷的，象征伴侣的必要——当安琪起床，芥就随之冻醒。

把被子拉到下巴，叹口气。惶惶视线里，简单的家具和陈设预示生活稳定长存，房间灰色肮脏，乡村音乐矫情地吟唱，来自一架小小的CD唱机。这是安琪小小的坚持，她认为再卑微的生活里都该有音乐点缀，多天真。

走进洗手间，第一眼就看到安琪弯腰在马桶前忙忙碌碌，觉察到芥，便尖叫一声：“别过来，脏。”

芥看不得她那种抱歉的微笑，忧愁得要洋溢出来，然而还顾忌着另一个人的情绪。

是昨天晚上被伤害所留下的后遗症吧？挣扎疼痛的胃容不下一口面包。但无须问，因她永远不会说。回复，遮掩，苟且，希望生活可以不要变动，如是对待芥，以及她自己悲惨的人生。多年如一日。不知从何处来，也不知到何处去，只是永不断绝。

一面清理，她一面说话：“我今天不上班了，我们出去走走吧。”走了一步，皱眉，手按在小腹附近，那里有剧烈疼痛。

但她只是爱怜地看着芥：“你又瘦了，去吃一顿好的如何？”

芥不置可否，随手扭开客厅里那台小小的液晶电视，十点整的城市新闻轰隆隆地推出，乱哄哄的人群前，拿着话筒神情亢奋的记者正以飞快的语速报道：“今天凌晨四时三十分，本市市长的亲生儿子多兰姆在住所身亡，死亡原因暂时不明，现场没有留下任何外人入侵的痕迹，验尸官初步检验表明多兰姆死亡前曾饮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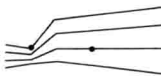
安琪咳嗽着从洗手间走出来，瞥了一眼电视，嘀咕着：“怎么每天都会死人……”

但她说到一半，就被自己的惊奇卡住了咽喉，死死盯住画面上死者的图像。芥在一边并不询问，是她自己忍不住喊出来：“这是昨天打我的人。”

芥无动于衷地看向窗外，金色的一天，接着蓝色的一夜，重新开始。

有的东西沉睡，有的东西苏醒。

妻子在卧室哭泣，惨痛如垂死呻吟，眼泪已经流干，继之以血。奥特坐在起居室的烛台下，凝视对面墙上挂得满满的照片。



一个家庭曾有过的最幸福的时光，被定格下来，镶在精心制作的相框里，银边，贝壳边，雕花木架。

影像中严肃的父亲、温柔的母亲、被宠爱得恰到好处的儿子，看这世界阳光密布，阴影犹如幻觉，只需一杯优质红酒就可以抵抗。

奥特紧紧凝视照片，真的端起一杯酒，就在这瞬间，他听到妻子晕厥过去，滚落在地的声音。

这声音提醒他，一切都是真的。

失去是真的，胸口的疼痛是真的，绝望是真的。夜晚来临，比他今天早上起床时预期的要快。

多兰姆死了。

尸体上没有任何痕迹，警察部门传回来详细的勘察结果，没有任何可供进一步追查的线索。死亡低调得像一阵风，拂过多兰姆的胸口，成功劝说生命离家出走。无端。

酒杯终于掉在地毯上，上佳的织物吸收猩红液体，迅捷贪婪。奥特颤抖的手按下直线电话，低声说：“接通X协会。”

今天安琪给芥买的礼物，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彩色气球。

“倘若再大一点的话，是不是可以坐着就飞上天去呢？”

没有化妆的时候，她有蜜糖一样浓稠纯净的笑容，密密在脸上，每个分寸都闪耀。昨天晚上所受的重创，精神或肉体都似乎已经在阳光下恢复过来。

芥拉着那极大的气球，一半身子似乎都要凌空飞去。他病弱瘦小，在天光下显得特别特别明显。唇角微微翘起来，他凝视着安琪：“我可以让你飞上天去啊。”他温柔地说，“如果这是你的愿望的话。”

安琪大笑着抱住他：“是的，你还可以让我长生不老，永远年轻，对吗？”

说话的时候，他们正在街道上走，正午烈日在无穷无尽的高楼之上，色泽如火。安琪一只手随便地搭在芥的肩膀上，搭在他灯芯绒的蓝色衬衣上，感觉那厚厚的衣料下一阵若有若无的冰凉。芥垂下头，轻轻说：“是的。”

太轻了，安琪没有听到。她脚步轻快，恶梦都已经忘掉，须臾又说：“芥，你应该多出来走走的，看，天气多好啊！”

而安静的男子只是仰头去看气球飘荡，金色和蓝色的横条在气球上，像捉摸不定